詩觸

詩觸序

禾川族子翼先生等身著述嘉惠士林史論出識者擬之蘇氏激書出論者比之莊子詩騷筏出推為風

功臣詩古文出上匹唐宋大家惟易觸詩觸未經梓行藏弆其家五六世矣人第見其熟於史邃於子沉浸醲郁於古作者而不知根柢經學之如此深厚也抑學人覩指知歸縱或讀其書徵其胸有經術而

究以未窺全豹為歎然也恢於先生二書渴望已久偶從友人借得易觸鈔本而詩觸仍未之見去冬絢九茂才郵寄是書見贈蓋近年募貲族姻所刊者大約自抒所得以古序首句為主至首句以下續增之文曁朱子傳註則舍其疵纇採其醇正融會貫通發前人所未發而歸本於思無邪之旨夫詩教溫柔敦厚入人最易感人獨深其中寓勸懲正得失動天地

格鬼神有不期然而然者所以聖人雅言標詩爲首其指示學古之益亦惟詩不厭再三西河親炙敬恩篤信功深特以起予稱之故說詩莫古於序焉追漢儒推而衍之有工有拙至朱子作集傳遂與序說判然爲二由是遵朱者駁序遵序者駁朱數百年中竟無定論得先生紬繹其義引伸其詞咀嚼其精華流連其音節不假穿鑿傳會而研之有餘味含之有餘

恩其謂古序發端一語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奥後
毛衛輩彙述所聞續綴而附益之與序旨離合各半
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蓋本蘇子由程大昌諸家之
說斷之以己意而徵文考義務求其是也其謂朱子
疑續序並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淫奔多夫詩意若其
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
政可互相發明陰為古序功臣而不自覺斯又虛心

涵泳維持風化折衷至當門戶之見胥捐也乎情親
理蘊奧自出低徊唱歎心口了然其裨益於學者厥
功非小設令執經杏壇與西河質疑辨難尚論一堂
未必不在可與言詩之列乎豐城瘞劍光徹斗牛中
衢置樽過者斟酌其與易觸並傳於世也必矣
咸豐四年甲寅仲秋琴水族後學恢謹識

此書 四庫全書提要存目作四卷爲江西巡撫採進本 此作六卷爲蕭孫鳴盛重編刻本 蕭鳴盛跋此書及昌猶向未付梓至咸豐二年始刊行之卷數分并宜與 四庫不同也至其書之得失提要已詳言之茲不贅録 丁酉二月花朝日蘗廬主人識

跋

高伯祖子翼公生當明季鼎革之際隱佚
不出一意以著述自娛其已付梓者則有
文集激書制藝詩騷二種歲久缺壞親尤
閣臣曾補輯一二俾得完善惟詩篇易編
與故學錄及各詩稿更僕未登存諸塾笥
不無剝蝕幸伯祖牧雨公於館課餘暇手

自繕寫以垂來茲嗣吾家文運寖衰先人手澤飄零殆盡故各稿幾經散佚先子章順公每深痛恨不惜重貲購求重行抄錄擬事剞劂有志未逮臨終猶睠睠以此為屬威竊念家無餘蓄庭訓雖殷終恐孤望戊午亥棘闈試歸復承鄉先生諄督始倩弟成褒執京募貲計斂若干旋將詩觸易

觸開雕不數月而二書成嗟乎我祖精靈
日在人間向使無伯祖心切絕繼則遺編
斷殘安知不盡飽蠹魚且使無先子力收
流亡則遺文棄置安知不徒供覆瓿以是
知珍惜保護閱世而有人者何莫非我祖
之靈默爲啟迪是刻也傳與不傳尚未可
知而揆諸我祖一生經學心力庶幾不朽

卿賢諸伯祖與先子守先待後之隱衷亦庶幾無憾諸君子實有大造焉余小子何力之有

太清咸豐二年壬子季春之吉

六世姪孫鳴盛絢九謹跋

水田居詩觸凡例

○一是編雖從序說然以古序發端一語為正自發端一語外皆漢儒續增原非古序葢毛衞葦所得於師說者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余故斟酌從之其說詳於南陔六詩論中

○一考亭疑毛鄭幷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滛奔多失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互相發明考亭固隂為古序功臣

而不自覺每爲拈出

○一四始正變幷十五國風小弁南陔六詩思無邪各爲論以發詩人之志又於本詩之首各述古序一語每爲闡發序旨蓋序旨旣明詩意自透猶閱文者必揆題義也至所箋釋則斟酌毛朱標以已見雖管窺蠡測取笑大方然不敢勦襲時解附會他家

○一考鳥獸禽魚草木及諸名物必稽於孔疏大全爾雅

稗雅本草字彙諸書具錄於本詩之後與所箋釋

低書一格以示採擇雖無關詩旨但備博覽而已

○一葩經自有專門名家貽孫家世治易此非其童習

也偶為兒子說詩以為可與漢唐以後詩人觸類

旁通故名曰詩觸若謂會心解頤則吾豈敢

禾川賀貽孫子翼父書於厚溪草堂

國風論一

夫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古之為詩者聲以依歌以永言律以和聲而樂作焉今論詩者皆曰詩之為樂不過雅頌二南而已其十三國之詩多出民間里巷閨幃之言是謂徒詩不可以入樂也是不然古人作詩不可入樂則不作也夫十三國之詩雖出民間之言而豈皆民間之用哉採之諸侯則諸侯用之矣獻之天子則天子用之矣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皆不可以入

樂以其所用者小也其類有六一曰歌擊壤之歌所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人之歌所謂蠶則績而蠏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之類是也一曰謠春秋時童謠所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之類是也一曰謳宋城者謳所云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之類是也一曰誦魯人之誦曰鞞之麛裘投之無郵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鄭人之誦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晉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之類是也一曰語韓非所引里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左傳所引里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類是也一曰諺蘇秦所引里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孟子所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之類是也歌也謠也謳也誦也有音而無樂調於肉而不調於絲與竹如今吳楚閒山歌湖歌新月掛枝之辭而已語也諺也有聲而無音如今父老晴雨農桑

之語而已若是者似詩而非詩也其似詩而非詩者廉肉豐殺與樂歌不相合也獨至於詩則其用有大焉者矣必聲成文而後謂之音諧於金石絲竹協於干戚羽旄而後謂之樂其廉肉豐殺必有不期合而合者而後大師採焉而後工歌焉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雅頌二南與十三國之風是時周樂皆在於魯故季札聘魯請而觀之使徒詩而不可以入樂則何以皆謂之周樂既非周樂矣魯安得而備之魯之工安得而歌之

哉故夫詩之為樂猶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也特其所用異宜雅頌用之朝廷祭祀燕享國風兼用之燕享房中至於民間之樂間亦有之樂有大小而其不能無詩一也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笙歌作於堂下雖民間之樂未嘗異也彼楚辭九歌巫覡之辭耳然猶曰五音紛兮繁會則是巫覡已有樂矣曰疏緩節兮安歌傳芭兮代舞則是巫覡之樂亦以歌舞合奏矣又何疑於里巷閨幃之詩哉昔

者師乙謂子貢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使徒詩不可以入樂則將與村歌童謠輿人之誦役者之謳等耳何人不可以歌而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之哉

論二

蓋嘗論之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詩之為樂者不可與言樂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者不可與言經知有言之詩而不知無言之詩者不可與言詩故夫季札在魯之所觀與夫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者詩也而即樂

也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者詩之爲詩而有言之詩所以爲無言之詩
也今觀三百篇中或遠言之而近或微言之而彰或曲
言之而直或淺言之而深或在彼言之而在此所謂遠
言之微言之曲言之淺言之在彼言之者有言之言也
遠而近微而彰曲而直淺而深在彼言之而在此則非
有言之言而無言之言也無邪一語何以爲全詩之蔽
切磋琢磨何以發貧富之論素以爲絢何以觸禮後之

旨彼其解悟蓋已在於訓説之外者矣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而獨以可與言詩稱子夏子貢蓋以不善學詩者以有言之詩為言以有言之詩為言則必至於無以言善學詩者以無言之詩為言以無言之詩為言然後謂之可與言非謂其可與言乃謂其可與無言也惟其無言故言不可勝窮矣故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無言之言為言此天下之至辨者也何専對之不能哉孔子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

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志者在未有詩之先也迨既有詩之後則不謂之詩而謂之文與辭矣吾取詩人之文與辭與志而相遭於未有詩之天取吾之志與詩人之志而各相遭於無言之天如琴瑟之音不生於絲不生於桐不生於手如簫管之韻不在於竹不在於唇不在於空此無言之詩所以環應萬變而不窮也以無言之詩合於無聲之樂而詩之所以為樂詩之所以為詩風之所

以為風者皆在是矣今夫風蓬蓬而起不知其來不知其止而天籟之音作焉使徒於山林之隈崖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求所為似鼻似臼者而曰風也風豈在是哉知風之所以為風而雅之所以為雅頌之所以為頌者夫亦愈可相推而論矣

論三

變風雖多刺諷之詩然皆當時王澤未亡憫時憂國忠愛之情不能自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殆謂此也其後王澤漸衰忠愛漸泯不獨廵狩禮廢大師不復採詩而天下人心亦久與風化相忘無復庶人謗商旅議之舊故曰王迹熄而詩亡非僅雅亡也風亦漸亡矣非僅正風亡也變風亦漸亡矣朱文公疑小序所云刺詩爲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害温柔敦厚之旨遂盡坐以淫奔如將仲子刺莊公也而疑踰牆爲私約子衿刺學校廢也而疑佻達爲風情有女同車刺忽也而疑舜華爲妖冶諸如此類不可勝舉文公之意葢以

鄭衛之詩所謂桑間濮上淫聲也夫子嘗謂鄭聲淫矣但所謂鄭聲淫者謂其聲音淫濫如江河之水泛泛然無所底止故曰鄭聲好濫淫志非謂鄭衛諸詩所言皆男女淫奔之事也且文公既慮輕浮險薄之足以害教而不思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是猶醫者惡鈎吻之傷人而欲易以烏喙也可乎哉至於有狐氓蝃諸篇明明刺淫而文公以為此淫人自為也文公之意始終以刺之一語為輕浮險薄云爾則夫風人之作固已蘊藉深

厚初未嘗斥言淫者為何人但使聞之者足以戒而言之者無罪夫何輕浮險薄之有若必謂淫人自為之也嗟乎宣淫何事也雖穢如宣姜文姜夏姬未有自言其穢鄙今平康勾欄之曲亦未必其人自為之也藉令有之删詩之聖人胡存此以辱風雅也哉且夫國之有風葢為美刺而作也今二南正風之詩固有不言文王后妃者矣而序曰此美文王后妃也文公既從而信之矣變風諸詩所謂牆茨鶉奔之類序曰此刺淫也文公又

從而信之矣一小序也以為美則信之以為刺則疑之

一刺淫也在牆茨鶉奔諸詩痛責深詆明示人以防維

者則信之在有狐氓蚩諸篇委曲諷諭𡁻動人以媿耻

者則疑之然則文公之疑序固不勝其信者之多也又

況後人中無所見而徒以文公之疑且信者從而疑之

信之非惟無以服毛氏之心抑且無以發文公之意矣

論四

且文公所疑小序之說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傷溫

柔敦厚之旨者是文公猶未深於刺之義也夫文公知刺之為刺矣抑知不刺之為刺哉以不刺為刺者主文而譎諫言微而旨遠彼之所謂輕浮險薄者我之所謂溫柔敦厚也姑置雅頌而言風風之中有刺今人者不刺今人而美古人如大車刺周大夫也但言昔之大夫威能止奔而已羔裘刺朝也但言昔之君子舍命不渝而已有刺此人者不刺此人而美他人如伐檀刺貪也言不素飡者之不貪而貪者可勿問矣雞鳴刺不悅德

也言雜珮以贈者之悦德而不悦德者可勿問也刺亂者不刺亂而言致亂之形如清人刺鄭文公也則舍文公而嘆軍士之逍遥謂軍士之逍遥文公為之也刺致亂者亦不刺致亂而刺所亂之人如叔于田刺鄭武公也則舍武公而誇叔段之服馬飲酒謂叔段之服馬飲酒武公驕之也楊之水刺晉昭侯也則舍昭侯而羡桓叔之素衣朱襮謂桓叔之素衣朱襮昭侯成之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但侈其衣服容貌而已猗嗟刺魯桓也

但盛稱其技藝威儀而已荒者不自媿其荒也還兮盧
令之刺荒但述其馳驅交譽之詞而荒者媿矣淫者不
自恥其淫也桑中溱洧之刺淫但述其男女相悅之樂
而淫者恥矣簡兮但自譽而已考槃但自寬而已而棄
賢之失已彰矣君子于役室家自道其思而已雄雉婦
人自述其懷而已而勞役之愆已見矣至於牆茨蝃蝀
則諱其人而指其事有狐氓蚩則諱其人而誌其言或
其人有不能諱者則指其人之地以醜之新臺株林是

也或其事有所不得諱者則疑其事之迹以諷之敝笱載驅是也凡若此類指固不勝屈也葢古之君子不忍絕人於善而又不能遽禁其不善是故教化之所不能及則刑賞以勵之刑賞之所不能勵則廉恥以防之廉恥之所不能防則是非以明之是非之所不能明則諷諫以動之微其詞隱其旨吐而若茹惜而若恨驚而若疑使他人見之聞之不知其為誰而夫人見之聞之與後之類夫人者見之聞之則泚然汗下跼蹐屏營而不

能自容非溫柔敦厚之至其孰能之哉故有同一詩而歌於前為美歌於後為刺者矣范曄曰康王晏朝關雎刺之大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刺之為義非一端而已也今夫譏嫫母之醜者不如譽西施之美於嫫母之前也詆宿瘤之惡者又不如陳嫫母之惡於宿瘤之前也嫫母不自憎其醜吾亦不言其醜也但以鑑示之而嫫母動心矣宿瘤不知已之似嫫母吾亦不言其似嫫母也但指嫫母之啚以示之而宿瘤動心矣明乎此

義而後知大師之所陳工歌之所戒矇瞍之所誦莫非以不刺爲刺者然則三百篇皆可爲刺詩而實未嘗刺也自刺之義不明而後之爲詩者遂置然怒駡矣夫以怒駡爲刺是猶以諂諛爲美此今人所謂美刺而非古人所謂美刺也我知文公所指爲輕浮險薄者在彼不在此也

周南召南論

風何以有南也南音和平故先王取則焉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南之為音所從來者遠矣而舜亦有南風之詩故曰舜歌南風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樂而國亡北者敗也南為生長之音解愠阜財皆以是焉周召之詩其亦由此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先儒所謂化自北而南者非與曰彼所言者王化也非王化遠及安能和平長養播為南風哉文王之時化旣南

暨樂又南音是以謂之南也若夫周南召南則序與朱註固言之矣序之言曰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而朱註則又曰言文王之德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也言諸侯被文王之化則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也然有疑焉周南既為文王之詩矣當文王時固方伯也周公安得主內治而有王者之風武王克殷始封召公於燕而食邑於召安得當文王時遽長諸侯而使南國皆被文王之

化哉不知詩之有風葢因其時與地而言之爾彼二南之樂固有作於文王未王之先亦有作於文王既王之後者矣吾請更為之說曰採周南之詩者在周公輔成王主内治之時以其為文王而作也則繫之周公採召南之詩者在召公分陜佐天子為方伯長諸侯於召邑之時以昔之諸侯被文王之化而作也則繫之召公取吾之說合於序註之說則周南召南之義可以洞然矣

詩觸卷一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古序也或出國史所藏或為子夏所記皆不可辨下文所綴則漢儒毛衛輩

所得師說而續成之者耳今止存此一句以見古序之義餘皆不錄以下諸篇倣此○稗雅云雎鳩雕類江東呼為鶚摯而有別生不再匹習水常在河洲之上為傳郯子曰雎鳩氏司馬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此雎鳩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鷞鳩氏司寇大鵰文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卽班鳩小宛之鳴鳩與祇食桑葚者是也祝鳩氏司徒騅也性孝主教民為司徒四牡嘉魚之雎是也五鳩鳩民者也而備見於詩荇菜接余也一曰鳧葵根生水中莖如釵股其花黃取其柔順芳潔可薦宗廟也○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兼詩與樂言之也惟詩不淫不傷故其樂亦不淫不傷也樂不可得而聞矣獨有其詩在焉然說詩者亦論其大意而已如必指何首為不淫何者為不傷則失作者之意矣毛鄭本續序謂大姒為文王求賢妾嬪也夫樛木小星后德已深何求不得而勞寤寐至於琴瑟鐘鼓

則不倫甚矣故小序但云此后妃之德也而宋儒曰關雎者宮人所作寤寐反側以致其思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然未至於沉湎則不淫也由此觀之為是詩者不過宮中之人既見后妃傾心向化故以窈窕淑女反覆咏嘆謂如此有德之人得之不易追思未為君子好逑之時卽寤寐中安能求而得之今既得矣驚喜愛重無可彷彿惟有寫之琴瑟鐘鼓而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此四句乃詩中波瀾無此四句則不獨全詩平疊直叙無復曲折抑且音節短促急弦繁調何以被諸管弦乎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疊之間揷此四句遂覺滿篇悠衍生動矣此卽後人所謂詩中活句也豈眞有求后妃不得之事哉大率房中之樂稱頌淑德難以形容祇自述其平日愛戴思慕難得而幸得之狀則淑女之淑大端可見若夫琴瑟鐘鼓則固房中之樂所必備者不必深求之可也○朱註固

有優於毛鄭者如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朱云窈窕者幽閒靜貞之意蓋淑字無所不包言后妃之淑猶言文王之德之純謂之純則仁敬孝慈信皆在焉謂之淑則幽閒貞靜皆在焉以為幽閒則淺以為幽閒靜貞之意則深謂非僅幽閒靜貞所能盡也左右流之鄭箋云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謂三夫人九嬪以下也覺意味索然朱云左右言無方也謂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事也語遂圓動矣○關雎所以美后妃也然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漢儒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帝紀論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後之疑小序與毛傳者以此為辨端不知古序一也所謂齊魯韓三家不過訓詁箋釋各有異同耳豈能於古序外別為說哉即如此詩所謂刺諷者非諷文王大姒乃以諷夫不能為文王大姒者也如女曰雞鳴而序曰刺不悅德也大車檻檻序曰刺周大夫也後世有不能法古者

則詩人陳古詩以諷之故程大昌曰所謂周道闕而
關雎作者蓋以奏樂謂之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周道
既闕后妃之教衰故奏此詩以諷刺之乃知古序云
后妃之德毛傳以為美魯齊韓三家以為刺其實一
也○按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窈窕以尋壑謝靈運詩
亦云窈窕究天人字義云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蓋
指其居與地之深邃非凡人見闕想像之所及也卽
此便有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深閨似水室邇人遐之
象不言幽閒貞靜而幽閒貞靜之意自見
此其所以為淑女此其所以費人寤寐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
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

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黃鳥卽黃鸝一名鶬鶊一名黃栗留○此締綌旣成而賦其事也首章追敘初夏葛盛此時尚未刈也但以黃鳥飛鳴小景點綴自爾風致溢知次章方言治葛是刈是濩非必身親之之蔖之也但述其艱難而已知其爲之難則服之自不厭矣服之無斁一語澹樸真至其味無窮南軒所謂誦服之無斁之句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有以哉○三章則葛成矣忽將澣汙歸寧映帶生情事愈樸而愈真詞愈雅而愈厚○歸寧者古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若父母亡則義不可歸矣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卷耳即蒼耳一名枲耳白花細莖叢生葉如鼠耳結子如婦人耳璫一曰耳璫草兕野牛一角○說詩之家拘文牽義莫甚於此篇謂以后妃之尊手持竹器親采蒼耳已不經矣又況乘馬命僕登山飲酒或岡或砠倏罍倏觥人馬俱疲遊宴方休此愚俗婦人稍知自好者所不爲而謂閨國聖母爲之乎此詩不過宮中之人以后妃思念君子之誠曲爲摹擬無端而採無端而置無端而登山無端而飲酒無端而馬病無端而僕痡皆必無之事憑空設想旣言欲采卷耳矣復言置彼周行則是原

未嘗采也懷人而已原未嘗采抑何從置聊從嗟我懷人者想像之焉爾欲陟山以遠望而我馬虺隤我馬玄黃則高岡崔嵬不可陟也既而酌罍觥焉則原未陟高岡原未陟崔嵬也夫待酌罍而後不永懷其為永懷之日多矣待酌觥而後不永傷其為永傷之日多矣曰永懷則是未嘗酌罍曰永傷則是未嘗酌觥也聊從其永懷永傷者想像之焉耳欲陟砠而馬病僕痡砠不可陟也既而無可如何吁焉而已砠則是原未嘗陟砠也未嘗陟砠則是馬未嘗病僕未嘗痡也聊從其云何吁者想像之焉爾然則所謂陟山者猶泉水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彼泉水豈必果出遊哉所謂酌罍酌觥猶柏舟所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耳彼柏舟豈必真飲酒哉漢人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蓋以香草譽其夫耳必如今人所言卷耳則真採蘼蕪矣又云馳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皆愁思無聊不情不緒之語

必如今人所言陟岡則冀遊洛矣如今人所言酌觥則眞加飯矣古今豈有如是迂騃詩人哉大率房中之樂樂所不具以爲君子不在宮人作此樂章代爲抒寫可也以爲宮中原有此樂而宮人奏於后妃思念之時以寫憂傷無不可也朱子托言二字深得詩趣若從訓詁所云后妃自作此詩於拘牽迎符之日登此不遂又復登彼以此說詩其不見誚於孟氏也幾希○云何吁矣四字凡兩折與首章嗟字暗相呼應鄭康成云我將云何吁其憂矣稍得之時解云如何其吁則味短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木下曲曰樛木藟葛類一名巨瓜蔓延木上又云千歲藟子益以樛木下垂以引葛藟興后妃逮下以迎福履也○后妃以不妬為德此嬪御意中語非所敢言也故脉脉以樂只二字咏之嘆之婦人感恩無可報稱頻祝福履此常態也○纍但縈之而已荒則偏覆縈則盤旋矣綏但安之而已將則助佑成則盛滿矣其感彌深其祝彌大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螽蝗屬江東呼為蚱蜢長角長股五月中以股腹相切作聲詩曰五月螽斯動股一生九十九子鄭箋云螽斯蚣蝑也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

子○樛木之篇三祝福履至螽斯則無所用祝也但見為宜然而已蓋感激祝頌之意至此愈深矣其立言之妙全在不露正意○詵詵始集也薨薨飛而有聲揖揖則斂羽而復聚矣詵詵揖揖和在於形者易見薨薨和在於聲者難知此風人觀物之微也鍾伯敬曰詵詵薨薨揖揖非和也能為詵詵薨薨揖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要知詵詵薨薨揖揖聲也物群則爭聚而和則真和也和者生理生氣也此子孫眾多為感應必然之理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桃三歲而花桃少則花盛實大則葉茂故以少桃為興蕡實謂大實也○毛氏所謂婚姻以時者以三十而婚二十而嫁而言詩但以桃夭起興非婚於仲春桃花之時也○宜者相安之意為婦之道但求相安而已宋儒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然則相安亦難言哉其妙在於無一語及后妃而以為后妃之所致也此等詩非讀小序不知其妙然唐人頌美多如此類但唐人自為序故讀者易見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註謂丁丁椓杙聲杙卽撅也繫撅於地張罝於上也見兔罝之獵人而謂其可為干城聞椓撅之聲而知其為赳赳武夫古人心眼特異如此然皆從肅肅而生肅肅敬也罝兔鄙事而能敬則其人之賢可見矣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卽此意也陸佃曰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於中逵以有所見施於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此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數語得之○人好仇卽好逑謂耦敵也怨耦曰仇借用耳罝兔野人而為公侯耦敵奇矣腹心尤奇腹心謂其神情與公侯相合也侯萬茂先曰古人出則疏附后先處則安於農桑狩獵各循其分無容心也非曰有才不用而小試於兔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見之以為可為干城好仇腹心耳平平敘述而樸棫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

芣苢薄言襭之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芣苢車前也一名馬舄以其生牛馬跡中也能療孕婦產難及令人有子故續序以為樂有子也毛傳曰車前宜懷祖之也擷拾也捋取其子也袺執衽也扱衽也劉氏有藏之也擷之襟以衣襟貯之也自采至襭蓋其多寡之序如此衣○懷妊宜男之物婦人采之何為采者不言其故作者亦不能代言其故但見一團和藹之氣溢於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此何與於后妃政在閑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蔣茂先曰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政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木上竦無枝曰喬楚薪屬蔞即蒿蔞蒿屬也葉似艾白色江東人采以羮魚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木高竦故不可蔭女貞潔故不可求此首二句取比之意也然終不言其何以不可求但以漢廣江永咏嘆留連而已漢廣江永猶曰隔面千里不得相見云爾漢何嘗廣江何嘗

永漢有游女而不可求遂見為廣見為永耳使可求馬誰謂河廣一葦渡之矣屈子涉江篇云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非郢路真遠江夏真不可涉也在屈子無聊中見為不可涉耳全不露貞潔之意而貞潔之意已在言外漢廣漢字與漢有游女漢字映帶相生無迹可尋情致妙絕漢人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即此意也古詩妙境如珠絲馬跡草蛇灰線若斷若續若離若合此類是也若從今人所謂女貞不可求猶漢廣不可泳求女須用媒妁猶涉漢必用舟楫種種痴話不但與喬木句重複且意味淺薄無復風人低徊流連之致矣○楚薪中之翹翹者蔞草中之翹翹者鄭箋云翹翹者刈之以喻眾女高潔吾欲取其尤高潔者也此解得之蕘漢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即以之子于歸接之此時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歸憑空結想妙甚妙甚至於願秣其馬則其說慕至

矣却不更添一語但再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以見其求之之誠且難而已蓋漢廣四句乃深情流連之語非絕望之語也言已秣其馬鄭箋云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而歐陽永叔云此即願為執鞭亦所欣慕之意二解俱妙但總勿認真若從今人所云既不可求庶幾秣馬得近之則纖艷大甚如晚唐人詩云自憐輸廐吏遺煖在香韉反堪嘔穢矣○邦內之女久被王化故桃夭之言于歸則曰宜其家人南國人民初湔舊染故漢廣之言于歸但至於不可求而已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防以捍水穹然如墳曰墳薪之枝曰條幹曰枚旣伐而復生則曰肄魴卽青魴以其廣方故曰魴其厚褊故曰鯿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伐條矣忽而伐肄則已踰年矣婦人採薪感時興慨葢嘆君子行役之久非自惆其勞也惄思也饑而思食故毛傳訓之曰饑意未見君子供紂役也旣見則役畢矣不我遐棄葢懼政暴役繁相見無期旣見則無此患矣卽此便有如燬意萬茂先云不我遐棄者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篋中之扇長委秋風也此語得之魴魚頳尾鄭康成以為顏色瘦病之喻葢役及三年憔悴之狀非復昔日故於其旣見而深悲之言君子之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耳感傷未畢忽復慰藉轉折廻環筆力甚厚父母二字親暱之極尊重如方伯而汝墳之婦人得以父母親之王政蕩蕩王民熙熙卽此可見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序曰麟趾關雎之應也○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牡麒牝麟或曰麒似麟而無角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角端有肉陸佃曰麟肉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麟謂文王后妃也趾謂公子也麟兮之麟亦公子也謂文王仁厚公子亦仁厚是亦麟語意最緊快只添吁嗟二字詠嘆便爾波瀾不窮可想當日縱肉流逕縱送之妙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

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鵲乾鵲也能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取不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莊子曰烏鵲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先儒謂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其為巢以冬至日架之至春乃成最為完固故續序以比國君之積功累行以致爵位也鳲鳩秸鞠一名布穀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然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常在桑故朱註以比夫人之專靜純一而鄭箋亦云鳩有專一之德也○按朱子曰此詩猶周南之有關雎也而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常德也后妃有幽閑貞靜之德故其既得也琴瑟鐘鼓以樂之南國夫人有專靜純一之

德故其于歸于諸侯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庸德二
字甚有味婦人之德每於庸處見之故註云鳩性拙
鳩之拙乃其所為專一也求闇
德者能為庸且拙焉則幾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
俗謂之蓬蒿毛傳云公侯夫人執蘩以祭王后則荇
菜蓋神享其德與信沼沚澗溪之草皆可以祭不求
備也鄭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被首飾也編髮
為之所謂髮髢也○有云蘩所以生蠶其說非妄蓋
蠶事有先後故采桑於前亦採蘩於後今覆蠶種尚

用蘩是也此則夫人親此以供祭非親蚕之詩也◎
祭必夫婦親之故采蘩為公侯之事宮廟也言雖主
婦之職亦公侯之事雖夫人但在東房亦公侯之宮
也毛傳釋僮僮為竦敬祁祁為舒遲蓋婦人之敬無
可形容但從其薦蘩時見其移步而髮髢安然不動
則以為僮僮而竦敬從其撤蘩而歸時見其髮髢微
動而不急遽則以為祁祁而舒遲蓋手容足容俱在
首餙想像之細甚妙甚然祭畢而歸人所易怠則祁
祁為尤
難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
旣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惙惙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阜螽皆似蝗生於草間曰草螽生於陵阜曰阜螽阜螽一名蠜即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草蟲曰負蠜趯趯躍也鄭箋以比異種同類猶男女以禮相求也蕨一曰鼈以初生時似鼈脚也薇似蕨而稍大有芒而味苦好生水邊胡致堂以為即莊子所謂迷陽或曰即苦荳也說文曰似藿徐鉉曰似萍項容齋曰即今之野豌豆未知孰是○草蟲阜螽之躍鳴深秋時也採蕨則暮春事矣大夫行役自虫鳴以至於蕨拳時序已變故憂之漸深三詩全為未見起嘆既見既覯揔是空中立想逆擬見後之樂乃以深未見之憂也○見猶見其面而已覯則情漸與親矣覯遇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嚴華谷謂蘋有其種大者曰蘋葉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并者曰荇菜小者為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也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供祭祀乎藻聚藻也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方筐圜筥有足者錡無足者釜宗室大宗之室也蓋諸侯嫡子世為諸侯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為大支始祖繼別子者為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比之宗室矣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廟南向主皆東向西

南隅乃神所棲之地故所奠在此也祭禮主婦薦豆實以葅醢。詩意有齊季女一句故朱註云少而能敬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甘棠杜棃也子有赤白二種白子味美故曰甘棠赤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詩云蔽芾甘棠言杜之美有杕之杜言杜之惡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周召公封燕而食邑於召所治有遠近故蘇氏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長諸侯遠於文王功德明著則詩作焉所謂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

。愛其人故及其樹乃不言愛其人而言愛樹其意

自深非若今人稱功誦德鋪張揚厲其意反淺也三章愈愛愈深拜而屈之且不忍況敗之乎敗而傷之且不忍況伐之乎所茇所憩所說之樹且不忍伐之敗之拜之況其功德乎命意立言俱高人數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序曰召伯聽訟也○雀賦曰頭如顆蒜眼如劈椒蓋雀乃物之淫者鼠乃物之貪者然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夙夜而行所畏者非多露也多露且宜避之況其他乎凜然難犯之意自在言外○誰謂

何以四字皆從必無而忽有之事自疑自詰想見強暴之無狀言雀本無角也今雀既穿我屋矣謂之無角何以穿我屋乎然則雀之穿屋不必有角也鼠本無牙也今鼠既穿我墉矣謂之無牙何以穿我墉乎然則鼠之穿墉不必有牙也汝之於我本無室家之禮也今汝既速我獄訟矣謂之無家室何以能速獄訟乎然則汝之速我獄訟不必有家室也雖速我獄訟而汝於室家之禮終有未足我亦終不汝從則汝固無家雀固無角汝固無室鼠固無牙不必然之事豈能奪必然之理哉字字婉折歲寒松柏霜雪且不能侵况多露乎○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鄙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此詩存之以備叅考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序曰羔羊鵲巢之所致也○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燕居以皮為裘眾皮不易合織絲連之以為飾也縫故突兀曰紽界限曰緎合二為一曰總○毛傳有節儉正直語朱子仍之後儒訓詁遂以上二句為節儉下二句為正直矣似屬添設然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必合眾羔為裘所謂五紽者雖未必拘於五數亦節儉之大概也若委蛇者安舒自得之意也似非所語於正直然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此云退食委蛇燕居退食可以觀人每觀近日士大夫修飾邊幅出而揚揚入而孜孜雖對妻子僮僕不能渙然

悉由平日蠅營狗苟其矜莊之態不勝其消沮之情縱能勉強於大庭而不能恬適於燕處故謝疊山曰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然則退食委蛇不可謂非正直之驗訓詁之見有時不可廢者此類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序曰勸以義也○雷震百里其在山一也而聽之者以為或在陽或在側或在下耳非雷聲不定也或遑

冀其稍緩也息則休止處則在家無事矣愈望愈切故其言之序如此。仲春雷乃發聲古之戍役仲春而歸故感時而作鍾伯敬曰朱註早畢事而旋歸補得妙望其歸情也早畢事而歸義也從莫敢處看出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序曰摽梅男女及時也。梅似杏而酢其花先於桃李而結實反後古者氷泮則婚姻殺止況梅落之時乎。三章一層緊一層其汲汲從人乃所以凜凜自守也謂之言即未能遽行六禮媒妁之言亦當及也達權而後可以守經此詩之謂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鄭箋以三五為三心五噣蓋以日月比夫婦大星比嬪御而無名小星比衆妾媵三心五噣及參昴皆大星隨之也語雖有據然覺詩情與詩景索然得朱子云三五稀也維參與昴又稀也謂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也遂使殘夜光景宛然如見矣不如從朱為妙實命不同一語安分謹身知此語者奉帚平明無怨寒鵶之影承恩夜半永繫牽牛之望矣宮闈之禍何自作乎但視樛木螽斯微有安勉之殊不獨周南召南風化差別亦見后妃與南國夫人身分氣量相去徑庭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汜者江之決而復入也渚者江之流而有岐也沱者江之直而有別也皆興也古者諸侯嫁女娣姪從謂之媵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及從事則還待年於父母之國公羊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娣姪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全詩語氣皆深幸其將來非追數其既往也蓋南國夫人之終容其媵全在始而能悔始而能悔於以為樛木螽斯也不難始而悔繼則處而能安矣及其卒也歌而能樂矣勉強從義漸與性成此之謂也黃氏曰為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為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然則凡為君子者亦存乎勉強而已矣○始而能悔亦在媵

之有以感之故
序曰美媵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
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序曰惡無禮也○麕獐也如小鹿鹿麕皆善駭而麕
性尤怯飲水見影卽奔以其徫徨名之曰麞鹿性警
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相環以防物之害已此
云死鹿死而麕蓋田獵之餘也○死麕猶包以白茅況
懷春之女而可誘以吉士乎誘字說得輕易卽此見
強暴無禮之狀稱為吉士者諱之也媿之也○懷春
非傷春也古者媒氏以仲春會男女蓋欲及時成禮
耳卽迨氷未泮之意○死鹿人所棄也猶藉以樸樕

而來以白茅蓋其棄鹿況堅貞如玉之女乎此章更不言及於誘但言女德如玉而其不可誘之意自見

○前二章詩人惡無禮而與以賦其事末章則詩人代為女子拒之之語非必實有其人也鄭箋云亂世民貧強暴掫脅不能具禮故貞女欲其舒緩以禮來然則所謂舒而脫脫者惡其匆遽無禮故以禮拒之也即此四字折之愈嚴辭之愈堅矣下二句皆以禮拒之之辭世間一種強暴順之不可逆之不能惟禮可以相止耳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凌則犬吠故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以為禮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序曰何彼襛美王姬也。唐棣一名核其花反而後合所謂偏反是也似白楊。園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車下李謂其花或赤或白李東方之果木也性難老老雖枯枝子亦不細其品在桃上。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于齊襄公後人疑東周之詩不宜列於文王之時遂以平王為文王謂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猶棫樸之辟王也謬矣不知此雖東周之詩而採此詩者則召南之地也益從召南所得之詩而附見焉故不列於王黍離而列於此朱子謂文王大姒之教歷久不衰信哉何不肅雝王姬之車蓋即王姬之車以想見其肅雝也謂天子之女車服不繫其夫似無望其肅雝也而今之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但稱王姬之車而車中之人之和且敬已悠然言表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企踵相顧讚嘆之景。以唐棣興之不足又言花如桃李肅盛之極也乎王之孫下嫁之車也齊侯之子親迎之

車也此處再不言肅雝但叙其兩處家世之盛而焉姬之能肅雝與詩人讚賞肅雝之意自見。以桃華李二物也故以興男女之貴盛以絲為緡一物也故以興昏姻之纏綿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吁嗟乎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葭蘆也葦也一物而三名馬蓬蒿屬散生如蓬末大于本秋風一起根且拔去故曰首如飛蓬葢蓬陸草葭澤草也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尾長於身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仁獸也豝牝豕豵小豕也一歲為豵、此詩以草木鳥獸之繁而贊嘆其仁葭茁於下蓬茁於上豝獲於前豵獲於後非仁如騶虞何以致之葭蓬草之微者豝豵獸之賤者僅舉微且賤者以侈言王化而其大者自見

此詩人立言之妙也○五豝五豵非矜其獲多但借以形容其畜繁而已吁嗟乎與麟趾吁嗟兮三字皆於唱嘆外留不盡之意

辛卯冬訪梅道人於山中道人謂余曰君知詩樂之所合乎古人之詩不入絃歌不作也大史公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言似矣但詩之分章為合樂之節奏故分也有首章同疊者如鹿鳴君子于役二子乘舟大叔于田東門之墠曺風鳲鳩等詩則合樂在起初合樂既畢歌吹九行猶今曲調之前腔也有末章同疊者如漢廣北門等詩則合樂在結末歌吹將畢而後眾樂起而和之猶今曲調之合尾也有首尾同疊者如麟趾騶虞殷其靈黍離桑中伐檀等詩則首尾俱合樂猶今曲調之合唱也有首章另一體製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鄰等詩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

有前數章同疊而後章另一體製者如葛覃采蘩何彼穠矣靜女大車于矜雞鳴等詩則合樂在前歌吹孤行於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有首尾另一體製而中間數章同疊者如候人九罭卷阿雲漢等詩猶今曲調起煞相應也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磬輔合吹則簫管笋簧皆輔也不合樂處大都皆單歌單吹合樂處乃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爲而行此又一體裁如伐木毛鄭原分六章朱子合前三章實則六章正合前例猶今南北相間也又有前後單合參差不齊者如蓼莪起二章合中二章單末二章又合天保前二章合中二章單後一章又合車攻一章二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俱單惟三章八章相應合黍苗前一章單中二章合後二章單桑柔十六章前九章單十章十一十二十三章合十四章單十五十六章又合采薇前三章合後三章單出車前

二章合後四章單采綠前三章合後二章單斯干前
二章單三章四章五章合六章七章單八章九章又
合猶今曲調南北互用曲白相生也亦有全無同疊
純單歌單吹不合樂者風如谷風簡兮等詩雅如文
王大明等詩風則取其纏綿凄惻雅則取其純淡眞
至使人靜對而生深思猶今曲調之清唱也大雅什
居其三此所以為雅音也惟頌詩乃郊廟大享欲示
祖德以告臣工每一人唱三人和朱其絃以令聲相
疏其越以令聲遲故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
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有遺音者無人不得聞也漢承
奏制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之使在位
者皆得偏聽亦此意也是以頌之為體韻多不叶亚
欲其聲溢耳由斯而談詩不為樂而作
亦焉有諸體哉余旨其言遂錄之於此

邶風鄘風論

說詩者愼無以巳意深求聖人也以巳意深求聖人而紛紛之辨叢生矣卽如邶鄘衛三國異地而三國之詩皆言衛事者葢自衛康叔封衛傳七世至頃公衛之變風始作此時邶鄘之入於衛久矣採衛詩者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所得之地不同故其樂之音亦異隨地審音別而爲風至其言衛事則一而已矣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是知邶鄘之皆為衛詩其說非自毛傳始也後之疑毛傳者幷古序而疑之謂邶鄘旣言衛事何不幷稱衛風也愚其說而不得遂以已意深求聖人曰此夫子作春秋微詞所以懲兼幷志者惡爾于是有黠者心知其非而欲有以勝之乃偽為子貢傳以敵子夏復偽為申公說以敵毛傳遂稱管叔為邶侯霍叔為鄘侯取二國之詩傳會武庚時事凡自栢舟以下皆曰此為三叔而作也蓋

嘗攷之史傳武王克殷已封三叔於管蔡霍三國矣左傳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漢書云邶以封武庚三叔監之無所謂邶侯鄘侯者其說牽合謬妄無足深辨所可笑者端木西河皆聖門可與言詩者何以所學互相矛盾且申公之業私淑西河何以叛西河而宗端木自漢迄今止傳卜序而子貢之傳無聞焉何以秦火以後至萬歷末季而鐘鼎篆書始煥然出自西蜀况申公為魯詩之祖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唐宋以來詩義林立未聞

有舉及申說者何以千百年後與端木之傳一時並出巧相符合乃爾哉嗚呼西河一序自漢以來家絃戶誦已非一日後之學者猶不能無疑焉況當詩學蕪穢之日而托爲端木申公之言以簧鼓天下其罪可勝言哉吾故論邶鄘而幷及於此既以折好異者之口且以答夫致此者皆以已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邶風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序曰仁而不遇也○序言仁而不遇説一仁字便是楚靈均一輩而全詩悱惻沉痛輾轉瀠洄每誦一過

傷心涕零離騷九章信其苗裔也晦翁引劉更生列女傳謂為婦人所作馬賚與辨其非是且更生封事所舉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為証揔之晦翁於詩不惟不喜刺字亦甚不喜怨字彼謂怨者婦人之態故不惜此種絕妙文辭歸之婦人其論此詩云怨處須還他怨亦為婦人而有怨詞耳然即為婦人之詩亦在班姬擣素江妃樓東之上而新安劉氏云此詩辭[illegible]卑弱則又篤信晦翁而過焉者也〇首章亦汎亦字便楚楚可憐謂栢舟也而亦汎汎漂泊乎棄置不還之意隱然言外耿耿不寐輔氏釋之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則有所不及也此語甚妙耿耿則自不能寐矣隱憂幽憂也幽憂之人明明欲以告人却又不堪舉似故曰隱如有隱憂則我所憂者原自耿耿雖非可隱之事然傷心之極如有不堪告者視隱憂又深一層矣微我無酒詁意深婉遂覺唐人酒無通夜力五字為淺若曾盃

德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果可以解憂乎如此等人皆平生未從隱憂中涉歷者耳○鑒能度形而我不可度者以我之見棄出於常情之外人情變態久出常理之外也不得於君臣而欲求據於兄弟固已無聊況兄弟不可以據乎逢彼之怒逢字極妙失意之人無往不遭其窮屈子亦云女嬰嬋媛兮申申其詈子一腔熱腸不獨旁人不知卽骨肉且不能見諒所謂眾不可戶說者此也苦極痛極○三章自徵自詰徵之於心徵之於戚儀而皆非其罪蓋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石可轉而我不可轉則堅貞逾於石矣席可卷而我不可卷則直乎逾於席矣惟其如此故其形於戚儀者亦既閑習而無待籲擇矣嗟夫彼自謂堅貞乎直可幸無罪而不知堅貞乎直卽其戾時之因蓋終身以此不可轉不可卷不可選者致困而終身不自解其故也猶之屈子一生自調好修而不知其所以見放者卽此好修也傷心哉

〻悄悄有憂而不能自明之親卽上文所謂隱憂也
我所憂者皆羣小之故而此時羣小反含愠以待我
翻似我得過於彼者然由是讒毀集而我之覯閔於
羣小者多矣由是欺凌生而我之受侮於羣小者不
少矣覯閔猶可堪也受侮不可堪也此四句非親歷
此苦者不知其言之沉痛静言思之所謂退寂嘿而
莫我知進呼號而莫我聞惟於寤覺之中拊心自標
耳全詩惟此一語頗露不平然所慰者羣小耳以為
仁人不遇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君以為婦人所作則
無一語斥其夫必如此方可稱温柔敦厚必如此方
可以怨○日月食則微故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日君象月臣象暗指君臣皆薇於羣小猶日
月更迭而微也如匪澣衣刻畫沈憂之狀最為工妙
不能奮飛四字尤見忠厚蓋侮閔之狀既不可堪羈
縻之位又難遽去無可奈何安得置此身於事外乎
屈子云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亦是此意

故鄭箋云既不遇矣猶不忍去厚之至也○胡迭而微如匪澣衣想頭極細闡詩家許多法門迭卽更迭之象訓詁作翻轉日月解可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序曰綠衣莊姜傷己也○按春秋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栢舟序曰仁人不遇而晦翁以

為莊姜所作此詩序云莊姜傷已而晦翁云無所致姑從序說據此語則此詩尚不知出誰氏之手也蓋晦翁之立意惡序如此○綠衣黃裏則顯晦失宜而綠衣黃裳則尊卑失序矣鄭箋所謂州吁之母上僭而州吁驕者是也如此事安得不憂如此憂安得有已凡人憂在外者可已惟憂在內者不可已古詩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即此意也既不能已又安能亡憂而可亡可已者非真憂也莊姜之憂不止一身然就一身言之已非常情所能堪矣下二章援古自憫蓋莊姜至此不費排遣已能於不可已者已之不可亡者亡之矣度越常情有非男子所能及者○綠方為綠而治之此人情也妾方少艾而嬖之亦人情也却放寬莊公一層蓋莊姜此時不復咎人但求所以自處耳自處之方惟求無訧而已古之人必有以處此者以古人所以處此者自處則無訧之道也無訧即慎勿為好之意○黃裳黃裏中央之色尚未改也至

於寒風絺綌則無聊甚矣然亦安之而已故曰實獲我心謂古人先我而有此心也夫旣與古人同心矣焉往而不自安哉彼鮑照白頭吟云古人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則是我思古人實獲我憂非獲我心也其相去豈不懸絶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燕齊人呼鳦一云玄鳥鳦其色也一名鷾鴯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頡之頏之飛之一上一下也下上其音鳴之下上一下也燕燕者重言之也漢書童謠亦曰燕燕尾涎涎○按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即位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莊姜戴嬀當夫死子弒國危身辱之日兩人煢煢即令朝夕相依倘且無淚可攬又況分手異邦傷心永訣回思愛子抆血相視長途凄涼孤影零仃徘徊岐路征馬悲鳴至今遙揣情事尚為愁絕何況身當其際乎詩中黯然魂銷全於瞻望弗及處想見舉兩人心事所不忍言所不敢言者俱發付在此四字故歸者苦而送者尤苦也始則曰泣涕如雨哭而有聲泣涕俱下也佇立以泣則無聲有泣此時幷不能哭矣實勞我心則涕泣俱盡吞聲飲泣而已蓋去者彌遠哀乃彌甚有怨必盈此之謂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莊姜處人倫極變葢非常之情不復能以常禮自禁故遠送于野遠于將之遠送于南皆以言其變也○莊姜苦處在無限冤抑到分袂時件件說不上口若說得上口便是悵飲東郊送客金谷爭常事耳安能涕淚千古末章弁別情亦不欲敘只將戴嬀平日好處畧述一遍當此愁城苦海中安得有如此好人與共晨暮追憶生平一言一動宛然如昨愈不禁慘絕矣婦人不幸為人妾媵又值夫君狂惑母后棄置之日惟有一片塞淵之心可與耐久上文任字皆從塞淵起見任謂倚任信任也莊姜久歷憂患惟此塞淵之人共當甘苦相為倚任耳下文溫惠淑慎乃其所以為塞淵也溫而且惠淑而能慎女德備矣惠與慧同處變故中揔非蠢人可與周旋故言溫兼言惠也終溫且惠謂自始至終歷久不渝也末二句又舉他別時肝腸言語共相勉勵之一端以見他好處彼何時也而猶惓惓先

君語至此令人愈腸斷矣○註以實字訓塞謂不虛誑也以深字訓淵謂不淺泄也不誑不泄便是患難中好友此等詩若不看序知他好在何處國風中興觀羣怨全在序中求之善乎程大昌之言曰序不始於子夏采詩之官以發端一語上之國史若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聖人不能鑿空而為之說矣漢人去古未遠確有師承非師心自任者可比文公於此詩亦曰姑從序說不知舍此更能鑿空而有他說也哉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序曰莊姜傷己也。小序于綠衣日月終風皆曰莊姜傷己也謂之傷己則無尤人矣卽此二字不待展卷而其詩之怨而不怒可知此其所以為古序也故蘇子由以此一句為子夏所作止存此一句而程大昌亦以發端兩語為古序此後為衛宏綴語今觀此詩傷己二字旣已語約而意該矣乃又補云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此困窮之詩也不惟語句拙滞非子夏手筆且何所據而為州吁發難不後所作哉贅矣贅矣然則文公所疑者衛宏之序耳不必深疑古序可也。首二句非呼日月而訴之益興而比也日月以喻夫君下土以自喻謂日月至高也尚且照臨下土乃如之人獨無照臨之意而不以古道自處乎又自原其故曰彼所以不古處者以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乎寧遂終不我顧乎顧卽照臨

意二句皆望之之詞也次章云日月而且覆冒下土乃如之人獨不能覆冒及我而不與我相好乎下二句語意同上三章言日旦月望皆出東方既出東方圖圖晃耀無幽不照矣乃如之人獨不為東方之日月而德音無良乎此句形容狂蕩極切德音猶云和好之音也蓋此等人即和好時所言亦皆戲慢即下篇謔浪笑傲之意故曰無良惟其無良此我所以不能自忘也然彼之無良惟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而俾我可忘乎失意之人如有一物窒礙在懷抱間不能釋然及其得意則忘之矣此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之謂四章忽呼父母忽怨父母最為淒苦畜我不卒妙在怨得無理豈有女子長畱膝下乎無聊之語真堪斷腸報我不述毛傳與朱註皆云述循也謂胡能使之有定而豈其報我者終不循理乎大率狂蕩之人惟是性格無定喜怒任情終風且暴顧我則笑皆為無定傳神莊姜一生揔為他無定二字所苦

故此詩四章終始皆以有定望之離騷之諷平王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曰改路曰悔遁曰數化蓋亦因其無定而望之以有定也。漢古詩云良人惟古懽此詩云逝不古處夫婦之間欲以古人相勗是何心腸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序曰終風莊姜傷己也。古序但言傷己而已而漢人續云州吁之暴則嚏矣夫以州吁之暴誠終風矣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豈所語於州吁哉晦翁若於此
等處致疑則可也但疑漢人而并及古序是謂因李
斯而罪荀卿不已甚耶○篇中總不斥言莊公但以
終風為比前詩屢言無定風而終日寧復有定乎顧
我則笑在他人卽為回心之院在莊姜仍是鎖着之
春蓋以謔而浪非雅謔也笑而敖非歡笑也彼自謔
笑吾自心悼耳竊意美如莊姜原不宜失寵但莊公
所好者色耳故有時相顧而笑然謔浪笑敖非其誠
也莊姜之自處曰我思古人其望君則曰古處此種
心腸豈狂蕩之人所喜○朱註云莊公為人狂蕩暴
疾以疾字蕩暴字於終風之義甚切疾猶言輕躁也
今人謂輕躁者曰暴子曰風子卽同此意時解以為
暴虐之暴跡非閨閣間口吻○霾註云雨上蒙霧也
蓋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暴風猶見日也霾則晦
霧蔽塞矣惠然肯來仍是顧我則笑之意然非誠來
若將來而又復往故謂之莫往莫來蓋其往來游移

如此所以為終風所以為胡能有定也悠悠我思雖知其不來終不忍為決絕之詞也○註云陰而風曰曀則日光揜於上矣古有又二字通用蔽而漸開在不日二字想見猶是顧我則笑惠然肯來之意然暫開旋蔽不日又曀其狂惑何時已哉寤言則寐即悠悠我思意願言則嚔註云願思也人氣感傷閉鬱則為嚔言憂思之甚也語雖佳然鄭箋自妙鄭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云人道我此其遺語也蓋猶望公之見思云爾○暴風可霽曀曀其陰則欲霽而不霽矣迅雷易止虺虺其雷則欲震而不震矣此豈復有見日之期耶願言則懷猶云懷不能已蓋至此猶不忍自為決絕厚之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左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怨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其民之怨如此以州吁為衆所不與故也○首二語序其事也踊躍用兵非云州吁喜兵也左傳曰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言用兵之勞也或役土功于國或築新城於漕斯二者皆勞事也而南行伐鄭者視此為逸則人心之不樂戰可知已○平和也先和陳宋然後伐鄭也竟呼大將孫子仲之

名輕之也南行方始而卽以不與我歸為憂亦見其不欲行之意。三章朱晦翁謂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鄭箋云爰於也居處謂不還也蓋居猶止也死則居於鄭矣病且傷則處於鄭矣三者皆不還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求不還者與喪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蓋軍行必依山林預為死計也似於下二章死生意雙關左傳殽之戰蹇叔哭而送其子亦指殽之二陵曰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四章玩與子偕老句蓋行者別家之辭其意從三章來若謂吾與子死生契濶之期亦既有成說矣且又執手叮嚀有偕老之誓矣今何如哉此四句是歟後語其辭與意未畢故以第五章足之曰吁嗟乎曩者死生契濶之期不為不活矣南行以後恐此去遂不我活矣曩者執手叮嚀之誓不為不信矣南行以後恐此言遂不我信矣憂危如此真所謂亡國之詩哀以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棘如棗而刺木堅色赤其色白者為白棘實酸為樲棘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棘心稚弱而未成者也故以喻其幼時薪則成矣然棘而為薪非美材也故喻其無令人棘樂夏之長養故曰凱風凱風南風也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此詩序曰美孝子而漢儒續之曰衛之淫風流行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鄭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然則七子特以不能

養母故自責耳其曰淫風流行謂衛多淫風則其為共姜栢舟之風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謂其母淫也特毛衛輩丈字拙滯詞不達意耳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亦謂欲嫁之過小也今人見淫風流行四字遂謂七子以母淫作詩自責夫以母淫作詩雖曰自責與揚母之醜何異豈得謂之孝子哉○全詩皆自責其不能養母也母氏劬勞謂幼時乳哺劬勞令母棄我而欲嫁是母能養我我不能養母也聖善二字勿強索解大凡且子之於君親一切隆重之語無不可舉以相加豈必果聖乎又豈諱母之惡姑以聖善為微詞乎訓詁種種外謬可笑我無令人謂母所以欲去者必我無令人耳使七人內有一令善者母亦不棄我而嫁也三章以寒泉取與蓄凱風黃鳥皆屬夏暑飲寒泉者亦惟夏所宜勞苦與劬勞不同劬勞言其鞠育之勞耳此言母氏以勞苦之故致不能安其室而去彼寒泉在浚尚且潤及浚民七人

中有如浚之寒泉則亦能養母不致於勞苦而欲去矣末章言母所以欲嫁者以七人中無一人能悅母耳彼黄鳥尚能和其聲以悅人豈我獨不能悅吾母乎種種自責皆所以挽母去志如此說便妥慎勿謂凱風以母有淫行作詩寛爲母地致千年孝子含羞飲恨於地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序曰雄雉刺衛宣也○雉曰疏趾以其足疏也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内以一雄

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雉潘岳射賦所謂畫墻行以
分識是也雉不再合故曰其交有時其別有倫而其
羽文明又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丈長不過三尺○乃
此詩乃婦人思夫之詞而序曰刺衛宣猶之擊哉乃
行役別家之詩而序曰怨州吁也○雉之雄者美於
雌蓋婦人以耿介文明之雄者喻行役之君子也全
詩緣嘆在自詒伊阻四字以下三章皆從此四字生
出蓋自詒伊阻此人必自貽才氣矜會功名之人此
下丈所以有不忮不求之戒也○二章展矣君子展
誠也謂君子而自詒伊戚矣誠哉君子之勞我心也
下文不忮不求又從勞心從想出抄方耳○三章瞻
彼日月二句惝恍無謂而意自深所謂憂來無方也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者自謂也○四章百爾君子
猶言爾韋君子也不忮不求蓋祝以保身之道亂世
君子勿求多福但冀少禍而已漢人詩云贈子以自
愛郎此意也蓋居危邦事昏主惟是忮求足以取禍

殺身自詒伊阻之人忮求最是膏肓之病我之懷者以此勞心者以此悠悠我心者亦以此也道之云遠曷云其來亦恨山川間之不能面陳此忠告耳此語非賢婦人不能體貼君子德性至是夫豈尋常夫婦之情哉何用不臧所包者廣謂在朝在野行役軍旅居身接物皆用是道也妙在渾含不露使人深思而自得之大凡自詒伊戚之人患在每事自以為臧自以為臧即忮求之根也惟以不忮不求之心處之則凡所用者無不臧矣豈獨行役軍旅之間哉閫闈中語平實無奇然須久處艱危方知此言受用不盡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

序曰刺衛宣公也〇漢儒續曰公與夫人共為淫亂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即宣公所烝之庶母也〇匏與瓠異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蓋匏苦瓠甘長短亦異論語曰匏瓜繫而不食以其苦也註云匏即瓠也陸佃已辨之矣此詩言匏瓟時也匏經霜葉落然後乾繫之腰以渡水令尚有苦葉則未可腰以濟也鴈一名朱鳥立鳥以春分至朱鳥以春分去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暑而北去每夜治洲渚令雁奴圖而警寨飛則啣蘆而翔以避矰繳故古者大夫執鴈取其知保身又有去就之義若繳采用鴈則取其不再匹也〇全詩皆譬喻只第三節稍露正意然香吐含糊若有不敢斥言者在刺詩中又是一體〇首章但言凡事當適其宜顯有量禮褰義之意而全不露出濟有深淺故待匏以渡匏有苦

葉則深不可涉其可厲哉又云深則厲者對下句而言耳若謂深固不可涉矣卽可涉之中又自有淺深焉未宜遽也若深而可厲無所用涉矣此意又進一層。有瀰濟盈從上章來卽所謂濟有深涉也有鷕雉鳴。喻外又生一喻鷕雌雉之聲先舉此二句以起下文耳蓋濟盈有道非濡軌之謂也雉交有時非求牡之謂也反其常焉不可訓矣軌車軸也車輪高六尺六寸謂居輪中今曰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豈可濟哉不可濟而濡軌以濟則失深厲淺揭之常矣猶之雉之雌雄不再合其交有時而別有倫今雄不求雌而雌求雄則失雉性耿介之常矣牝牡卽男女之喻借用耳鄭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後人因之遂謂以飛之雌者求走之牡若是謂溷亂然則木蘭詞云雄兎脚撲捌雌兎眼迷離又何謂耶且牝雞雄狐詩書固屢言之矣。三章朱註言之頗確求不暴而節以禮六字具見作者之意然特言婚姻之常耳而

其變者不欲言也此旨更深○末章又將第三章正意排開去暗與首二章呼應深涉當懲濡軌宜慎故平待我友而不應舟子之招也仍用原喻到底妙妙孔穎達曰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葑蔓菁也一曰蕪菁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實非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天中記云葑大葉而粗莖其根似大蘿蔔舊州人呼為諸葛菜益菘為蘿蔔而葑即蔓菁也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爾雅謂之蒠菜河內謂之宿菜三月中蒸之如茹甘美可食又名芴又名土瓜一物而五名焉然葑菲之根有時或美或惡故曰無以下體荼苦菜生於寒秋至夏乃秀凌冬

不彫故一名游冬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也顏氏家
訓荼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蕎米蠹
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味甘天中記云蕎菜甚小自生
園圃間一曰差毛氏曰谷風東風陰陽和而谷風生
○治家之道和生於忍猶和風之生必習習而舒緩
也黽勉同心謂各相忍避庶幾同心一或有怒罵淩
詬誶豈所宜哉卽此二句便是悍婦薄夫韋弦之佩
怒字暗伏末章有洸有潰意又言夫婦之道如采對
菲然勿以下體而并棄之但德音莫違則當與之同
死耳德音和順之音也婦有長舌德音閉矣有和順
之音而無違夫子此所謂黽勉同心也此章蓋自述
其柔婉承事不宜見棄之故不不終篇巳自傷心矣
○行道遲遲去者之足尚畱不待伊邇送者之心巳
冷只此四句便是一齣傳奇絕妙關目茶苦以下急
絓促調所不堪聞若謂人言荼苦徒塵語耳如我之
苦乃為苦也蓋以荼視薺則荼為苦以我視荼荼反

為甘矣然爾何知我苦哉宴爾新昏而已新昏二字已自傷心復以如兄如弟強為形容似讚似羨愈難為情矣涇以渭濁二語朱註甚透不我屑以謂爾之既宴爾新昏則我為道旁之人矣豈爾所屑與哉猶涇以渭濁矣豈屑湜湜之沚哉不屑只如此淺看便覺潛然未復援引古語自嘆自解逝梁發笱平日家事勤苦所成一去之後翻難割棄却又自家說寬一步強為看破低徊宛轉無限淒涼。四章復序其平日有無黽勉勤家睦隣種種可告無罪求所以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也傷心哉前後黽勉二字各有苦情首章黽勉言其事夫之柔婉四章黽勉言其治家之勤勞然四章止自序勤勞而已其意未畢故五章以不我能慉承之夫婦德耦也而曰讎猶今人所謂冤債也治家勤勞婦職也而曰賈益恩義已絕不識邀將來之寵但思售曩時之勞比之路人則猶賈也然既阻我德則賈亦不售矣昔育四句註解甚明無

可疑者然鄙意治家勤勞上已言矣此復以兒女生育之情勤之謂昔之育也恐育鞠艱難使爾宗祧顛覆耳今兒女成行既生既育矣曾不念恩斯勤斯者是何情誼而比子於毒乎毒字較肆字更為刻至六章罄窮二字悲甚扊扅伏雌之篇白頭錢刀之句無此淒怨有洸有潰曲盡暴戾剛很爭事生端之狀詒我肄者蓋棄置無名姑責之以難任之事欲伺其短以為詞較阻德二字更為狠毒矣至於回念昔者追思來墍餘香未改敝席已移不獨令薄情郎心死灼灼新人能不撫心自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黎人勸以歸也○微君之故非怨之也以激黎侯耳其怨衛意亦在言外露中泥

中倶借用字此等詩若非古序幾不知何謂矣朱子曰無所考姑從序說不知更能鑿空立說否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序曰旄邱責衛伯也。漢儒續之曰狄人廹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葛蔓生于衣鄭箋曰土氣熯則葛生潤節呂東萊曰葛始生其節客久則漸潤故黎人見葛之長感其久處衛而衛不救也前高後下曰旄邱。序曰責衛伯而詩中屢呼叔兮伯兮則不斥其君而怨其臣立言之意自深且不

言不救但云何多日也似猶有救意若諷之若望之
若傀之下語冷妙二章朱註自透必有與必有以其
代衛解嘲處乃深於嘲衛耳妙妙三章言葛又言裘
由夏歷冬時已變矣日久裘敝至於蒙戎羈旅之窮
可為動心衛在黎東黎侯居衛而曰匪車不東微詞
冷語令人難堪下二句隱然有唇亡齒寒之意蓋衛
黎接壤狄患共之曰靡所與同非獨怨衛抑亦危衛
但衛人不自知耳李氏曰衛為狄滅齊桓以管仲之
言救之觀衛之德齊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四章
方露怨意瑣尾流離自嘲自恨形容失意蕭索之狀
為怨難勝褎如充耳毛傳云褎盛服充耳盛飾謂衛
大夫服不稱也覺罵得無味不若鄭箋朱註之妙鄭
朱云褎多笑貌耳聾之人多笑而已冷刺深怨最為
入情鄭箋云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存之備攷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萬舞文舞武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執籥秉翟之舞也榛實如小栗女子之贄苓甘草也一名國老欒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國老雖非其君而為君所宗故藥羣不用焉以其喜生下澤故曰隰有苓○此詩只朱子雖自樂實自嘲六字盡其玩世不恭之意妙在無一語怨憤雖末章微露不平然談笑發舒含蓄自深曰公庭曰公言錫爵公在目前遙思西方此其胸中何如寄托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脫畧意非嗣傲也但後人讀其詩想見其旁若無人耳傲字豈

可自出頑人之口乎在前上處言在前列上頭也與公言錫爵語皆似誇似諛其循分自安乃其所以旁若無人耳。萬茂先曰執籥秉翟禰正平之裸而擊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拔劍割肉也舞罷酒闌悠然有西方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大夫之懷君大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無限深情此人蓋以極暢懷之語寫抑鬱之情長歌當泣此之謂也。鍾伯敬曰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詞已悲意已遠又曰末章意節在前三章內無兩層。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知此則知興體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衛女思歸也○首句亦字便可憐謂泉水亦能入衛況我乎聊與之謀葢已心知其義不可歸矣○二章出宿飲餞追憶初嫁時事也玩下文遠父母句可見遠之者外之也謂當我初嫁時父母兄弟固已外之矣況今父母既終乎此固不問而自知者而復問及姑姊萬轉千廻無聊之極○三章出宿飲餞則又意中懸想歸衛時所宿所餞之地所謂遠望當歸也玩下文旋車句可見載脂載舝虛景實情以為如

是旋車則其至衛必疾矣曰遄臻者不特欲歸又欲速歸也而又自商云如此亦有何害乎瑕何通用蓋知其有害姑為無可奈何之思耳。四章情致更楚蓋已度其必不能歸故不言思父母兄弟但思其泉思其地而已思肥泉而永嘆思須漕而悠悠二思字無限凄凉而又云縱不得歸衛或可藉言出遊至衛以寫我憂於萬一乎歸且不可何況於遊漈思洄腸無限傷心。朱氏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飲所以厚別也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蓋以義斷恩云爾吁以此為防猶有齊襄魯桓夫人所為者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偏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序曰北門仕不得志也○此賦體也偶出北門而興嘆爾非曰背陽向陰以出北門為事暗君之喻也天實為之安命之詞非怨天也窶貧可堪惟室人交讁實為難堪然室人之讁皆從窶貧起見古來仕宦為此一語喪節者多矣於此而能聽之於天則賢者也○孔穎達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摧者折其氣使不得伸又深於讁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序曰北風刺虐也。狐妖獸禮北斗而能變化烏一名鵶其名自呼。有北門一番慨嘆卽有北風一番愁慘同行同歸同車是何賢者之多也空國而爲高尚衛事尚可言哉。赤者莫非狐黑者莫非烏目之所見皆妖亂也形容刻至。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凉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始同行既同歸終且同車矣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序曰靜女刺時也。彤管據毛傳所釋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着於左手既御着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德但此詩所謂彤管則未必如毛氏所云耳。此詩古序云刺時則其所刺在淫可知然漢儒於古序後續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鄭氏箋云以君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詒我彤管之法但詩中有俟我於城隅語而全詩聲口婉媚分明是風人代為男女之詞以刺衛俗如後人懊儂歌聖郎曲之類則此詩當舍毛鄭而從朱註然朱註必以為淫者自作豈有城隅幽期彤管密約而自舉以告

人者余於國風確遵古序而已至漢宋諸儒之說則斟酌損益焉可也。或以靜女二字見疑不知此詩之言靜女亦猶野麕之言吉士也。歐陽公曰古者針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管是色之美者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按衛宣公名晉莊公長子國人殺州吁而立之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乃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伋夫人夷姜之子即急子也。變風刺淫諸詩皆代

為男女之辭而諱其人與事獨衛之宣姜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詩人即欲曲為彼諱而有所不能矣如此等詩原不妨傷忠厚之旨以立千古名教之防。未二句不媿其人而媿其臺下二句不醜衛君瀆倫兩惜齊女失偶妙有深意烝報獸行也宣公一人兼有焉此何等事而築臺河上喪心無恥遂至於此故詩人曰新臺有泚泚汗也洒濯也浼汗也即其顏有泚之泚願比死者一洒之洒若將浼焉之浼謂彼其人不知自泚也惟新臺泚然汗下耳河水瀰瀰新臺之泚也吾不能為彼人洒也但欲為新臺洒耳河水浼浼所以洒新臺也決河水以濯新臺并河水亦浼浼其不潔矣新臺之餘穢可勝言哉○籧篨龜首戚施駝背可以人而不能仰不能俯乎毒罵極矣○鵲巢鳩居便是南國夫人美詞魚網鴻離便是宣姜醜詞

造詞不甚相遠

而用意迥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按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惠公也其後國人以是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朔奔齊。千古人倫大變豈忍誦言但以中心養養不瑕有害半吞半吐故為憂疑使人自見此風人之旨也。全詩可憐處在汎汎其景四字

鄘風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兩髦內則注云兒生三日剪胎髮為鬌男角女羇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羇三髻也又喪大記脫髦注云剪胎髮為髦年長垂于冠之兩旁示不忘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歿不髦○按漢儒續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今攷共伯名餘釐侯長子武公兄也孔穎達曰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葢既稱世子蚤死是為未立而卒且其詩曰髧彼兩髦則死於釐侯未薨

之曰可知矣而史記衛世家乃謂釐侯死共伯立其弟和賂士殺共伯於墓上因立和是謂武公然觀淇澳與抑之詩武公之德至矣及其卒也衛人稱為睿聖武公豈有弒兄自立而猶謂睿聖哉季札觀樂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季札讓國與兄者也而以爭國弒兄之人與康叔並稱豈其然歟楊升菴曰大史公作史日左傳與毛傳未出故其言不類而索隱亦曰此大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栢舟之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故以為與母也天只二句望之之詞非訴之也舐犢之愛在老嫗尤多惑溺故言母不及父也○不言共伯但稱兩髦者親愛之詞儀匹也當時共伯已死猶曰實為我匹則後此之非匹可知靡他他字嚴甚靡慝尤嚴葢竟以再適為邪慝矣囟音信腦葢也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茨一名蒺藜蔓生細葉子有刺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以茨掃而去之則傷牆矣冓謂舍之交閫内隱奥處也○左傳衛宣公卒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惠公卽公子朔也昭伯卽公子頑○宣姜昭伯之事風人欲諱之語不能欲言之不忍但以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三語脉脉動人恥心而已雖然以為不可道則固已道矣以為不可詳且讀則固已詳且讀矣可奈何○誄久之刺宣姜也君子偕老則以婉言刺之牆有茨則以

不言刺之鶉之奔奔則詩人并不白言而托惠公之言以刺之蓋其惡惡愈嚴而其托諷愈巧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序曰刺衛夫人也○副祭服之首飾副之為言覆也所以覆首也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簪也所以連副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珈即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惟后夫人有

之蓋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翟祭服也刻繒為雉翟之形而畫彩之衛侯爵侯伯夫人褕翟青質五色皆備曰褕宣姜所服也瑱以塞耳以玉為之揥以摘髮以象骨為之揚注訓眉上廣也上者高意廣者長意眉高而長即所謂春山橫黛也展禮衣也謂見君與賓客之衣即襢衣也以丹縠為之蒙於縐絺之上恐縐絺之褻體也葛之精為絺縐則絺之尤精者孔穎達曰目視清明為清揚者眉之美名顏之額角豐滿也清揚顏蓋言目眉與額三者皆美也翟衣展衣與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全詩是一篇美人賦只子之不淑四字稍露刺意耳與猶嗟篇全首讚嘆只展我甥兮四字寄諷同意◦首章君子偕老一句便有微詞而一種感傷愛惜之意則以云如之何四字咏嘆出之◦次章言翟衣而忽及於髮之鬒言瑱揥而忽及於眉之揚面之皙蓋服飾容貌非錯舉互稱不足以動人也服飾容貌無不動

人惜有一事不滿人意詩人不忍言也惟以極快心之語寫傷心之恨而已胡天胡帝蓋讚嘆希有目未嘗覩之意朱註所謂驚猶鬼神也不屑髢髮美不屑於髢所謂足於已者無假於外也。三章展衣之內則褻衣矣以縐絺為衣又加紲袢焉詩人何從見之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纖嫿杜甫云背後何所見足下何所着杜甫之言亦有所指此其背後足下安能備覩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妖冶也邦之媛也四字意味悠長朱註有無德有色之語雖詩人所不言然其意已足亦不必言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桑中刺奔也○唐一名蒙一名兎絲一名女蘿蔓生於木上淮南子曰兎絲無根而生麥之小者曰來大者曰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五穀之貴者也葑蔓菁也沬卽沬邦紂所都朝歌之邑也○淫風之倡自貴者始故風人歷稱貴族以刺之孟姜孟弋孟庸皆侈言氏姓之盛所以媿之非必實指其人也註以為淫者自作則一人而挾三美豈其然乎○有齊季女美其少而能敬季女斯饑美其少而能守孟姜孟弋孟庸譏其長而無恥亦立言意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序曰刺衛宣姜也。鶉鵲屬無常居而有常匹故稱雅曰鶉能不亂匹鵲能不淫其匹蓋鶉性始兩雄相見以盛氣而鬬惡亂其匹也鵲性不淫傳枝而孕不以形接鶉與鶉奔奔鵲與鵲彊彊反興以見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衛風至此詩人不忍言矣故借惠公以刺之兄謂昭伯君謂宣姜小君也陸佃曰兄女兄也托為娣刺宣姜之語君女君也托為妾刺宣姜之詞故序曰刺宣姜也並存之。按宣公烝於庶母報於子婦宣姜既配其翁復偶其子瀆倫極矣然宣姜生壽及朔而宣公所烝之夷姜繼壽與夷姜子仮死於盜朔讒立為惠公所國人以朔殺仮之故作亂立仮之同母弟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其子懿公立國人終以殺仮之故不服常欲敗之與狄戰不用命遂殺懿公而惠公之後滅

矣國人復立黔牟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為戴公旋卒齊桓公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文公蓋自宣公以來凡立六主而大亂始定國家之禍滛始之兵終之詎不信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定星曰營室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此時農事已畢因記此星為營建宮室之時故曰營室古人作室樹八尺之臬參室基中間以揆日景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

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日則影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順方位不敢苟也榛栗屬其實如小栗栗實有萊蜎自褁其實色黄魏文帝論玉曰黄如孫栗今人稱黄玉曰栗玉此也椅梓類梓實而桐皮者椅蓋椅梓二木大同而小異也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疏理而色白者為梓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一曰白桐以其華而不實曰華桐又曰榮桐花白故曰白桐材可為琴一曰梧桐皮青而實可啜一曰岡桐卽油桐也性便濕不生高岡故反言曰岡今所謂爰伐琴瑟者白桐也漆木有液可飾器蓋種木為十年之計榛栗可充邊豆而此四木則琴瑟之材也桑葉可飼蠶衛跨冀兗二州桑者其土之所宜故桑中及氓詩皆言之六尺為馬七尺為騶八尺以上為龍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罕稱也騋牝三千數馬以對富可知矣○衛滅復興存亡倚伏閒

不容髮所恃者文公憤盈之氣耳楚丘新築宮室初
建百事草創而能百事詳慎故曰秉心塞淵莊宣以
來浮薄成風遂至於亡塞淵二字乃文公對治之方
觀首二章經營擘畫已將塞淵之心描寫大端矣故
但於末章點出而復舉畜馬之事以証之益言秉此
塞淵之心何事不可為者卽以之畜馬而騋牝亦已
三千況其他乎莊子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
牛而牛肥蓋言人臣而懷爵祿則其於日職荒矣百
里奚能忘爵祿卽以之飯牛而牛且肥何難相秦而
顯其君哉蓋文公之治衛卽以畜馬之道治之百里
奚之治秦卽以飯牛之道治之耳思無邪思馬斯臧
亦同此意。首章言營度已詳復將種樹小事點綴
詩情閑冷妙有別致。樹之榛栗二句亦舉一端以
見其精細不苟耳。望楚矣又并及堂邑者審其大
勢之完否耳景山矣并景及京者度其方而之正否
耳言皆致其詳慎也降觀於桑觀其土宜必可植桑

以利民土宜旣善然後卜吉以斷之古遷國必卜緜詩之爰契我龜是也○上二章建國之制悉矣故末章復以勤政勸農點綴景色然其歸宿處在秉心塞淵四字秉心實則不虛秉心淵則非淺葢以富強之業非虛淺者所能辦也末句帶言更饒冷致匪直也人註云非獨此人全說不去葢說于桑田以上皆治人之事此言非直可以治人也秉此塞淵之心即以治馬亦可矣如此說方有生趣○鍾伯敬曰靈雨句妙雨而有靈老杜所謂好雨知時節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序曰蝃蝀止奔也○蝃蝀虹也虹常雙見鮮盛者雄曰虹其闇者雌曰霓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而成虹是乃天地之淫氣也先儒謂雲薄漏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暈色故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凡見日旁者四時皆有之惟雄虹起於季春故月令季春曰虹始見孟冬曰虹藏不見其曰在東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隨日而映朝西而暮東也隮亦虹也朝則升於西故謂之隮方雨虹見則終朝雨止蓋陰陽和則成雨陰方凝聚日光射之感不以正故陰氣散而不雨也○遠父母兄弟者道其昏姻之常則其變者不言而自媿矣奔則背媒妁之言矣是為無信也婚姻有命焉舍天作之合而奔於悅已者是為不知命凡此皆止之之詞故序曰止奔也○呂東萊曰女子有行二句言女子終當適人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言女子分當適人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而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

家而不可得一則欲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
矣○古序但言止奔蓋揭詩人之意以示人耳此與
衛文公何與乃漢儒續之云文公以道化民則是
以文公為止奔之人矣衛宏輩之錯解序意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相鼠惡無禮也○鼠類最多陸佃曰有一種鼠
見人則拱其前足謂之禮鼠亦曰拱鼠相鼠之訓或
取諸此乎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以制禮○語意甚
激詩教固有不盡出於忠厚者噫乃所以為忠厚也
○古序但言惡無禮而已而漢儒續之曰文公能正
羣臣而刺在位則以此詩為文公自作矣蓋衛宏輩

見與蝃蝀二篇列於定之方中之後附會如此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旄牛尾也舞者持之又牛名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按犛音離又音毛犛尾可為旌旄即旄牛也以牛尾注於旗干之上而建之車後大夫之盛飾也旟旂上畫鳥隼取其鷙捷也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也縿斿之正幅斿旂之末垂者也析羽曰旌謂析翟

羽於旗干首則干之上有旄文有羽也蓋有旟則必有旄又有旌詩言特互文耳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四之者兩服兩驂也漢制大守四馬及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大守曰五馬四之五之六之借以極言車馬之盛耳非必於五數六數也○此是詩人意外欣幸之詞車馬旌旗何足為盛以其為見賢而出則見為盛耳故言之未足至於重言之復屢言之也何以畀之詩人從旁揣度若謂何幸今日見此下賢盛事不知彼賢者何所陳說以副其意乎驚喜贊嘆悠然可思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

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蝱貝母可療鬱疾與莔同○按許穆夫人宣姜女也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於河宵濟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廬于漕邑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始立文公而都焉當戴公之在漕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欲歸唁于漕賦載馳○全詩欲歸之意皆為控於大邦二語纏綿不已以婦人而為乞師興復之謀亦女中包胥也○此詩與泉水不同泉水有懷于衛不過

思歸常情而已此則控於大邦發願甚大非常之情尋常禮義不足以止之故泉水之出宿飲餞不過空中寫景遠望當歸原非實事此篇驅馬悠悠全是情遑遑追蹌跟赴難途中實景故宋儒謂此必夫人請於穆公而行其大夫以為不可又請於穆公而追止之玩詩中情景良然但許衛婚姻之國不能為之求援齊晉而控于大國乃出自婦人之口則亦安得無尤於大夫君子而為稱狂不臧之誚哉○載馳載驅四字便是馬上息遽光景既驅馬矣而復悠悠者歸情如駛惟恐馬之不前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益苦情所迫當大夫未至時已憂其必至既至則憂其必止皆是無聊實境○既不我嘉許人不以歸唁為嘉也視爾不臧視許人無善策以救衛也若謂爾既不以我歸為嘉則我不能旋反於衛矣然爾能禁我之歸寧能禁我之思乎我雖不歸而視爾無善救之策則我之思衛雖欲遠之而不能自遠矣下四句彷此

濟謂濟衛河也朱註及時解俱於視爾不臧處不能
圖徹○陟丘是追止時途中停驂光景采蝱則託言
也蝱可療鬱既不得歸則陟丘采蝱聊以療鬱耳託女
子善懷謂爾以我之憂鬱不過女子善懷之常而不
知我之懷衛各有所行非猶他人之懷也此句已隱
然有控于大邦之意衆穉且狂責其不識緩急恨之
且望之也○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不過舉在途所見
以起興耳解者謂是宗國丘墟之嘆則謬矣考閔公
二年冬狄人滅衛今麥已芃芃則自冬歷夏尚未
至宜其有控於大邦之思也但欲控大邦必有所因
之人以至於所控之地而當誰因乎誰至乎自揣自
商情景妙絕無我有尤較前許人尤之語愈自悲切
末二句畢竟欲歸畢竟不能歸但反覆籌躇謂汝雖
為我思之百方終不如我自歸之為愈耳宛轉纏綿
無限淒怨○按壽子之孝友文公之塞淵宋桓夫人
之守禮許穆夫人之義俠皆宣姜所生蓮生汚泥詎

不信哉。卷耳之陟岡虛景也而解者泥為實事載馳之驅馬實景也而解者偏言假托訓詁家顛倒如此可笑

衛風論

作詩有其體焉採詩有其地焉審詩有其音焉邶鄘皆衛詩也然別為衛風僅十篇而抑戒與賓之初筵不與焉彼實衛詩而不列衛風者風人之體與他詩異抑詩者大雅之體而賓之初筵小雅之體也風從其體故雅不可混為風也若夫木瓜以美齊桓也而不列於齊風以木瓜作於衛衛之國史藏焉風從其地故詩言齊桓風則衛風也然載馳泉水竹竿此三詩者不作於衛地

而各見於衛之三國則又何也彼衛女也能為衛音古人作詩聲以依永律以和聲雖他國之詩譜而歌之皆衛樂也風從其音故此三詩亦曰衛風也

衛風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序曰淇奧美衛武公也○淇園多竹漢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塞又寇恂傳伐淇

圃之竹爲矢百餘萬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之文縫中飾之以玉其狀如星也孔氏云皮弁縫中結五爲飾謂之綦較卿士之車古者車上橫木謂之式及於式上二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若常則憑較蓋應爲敬則憑下式而頭得俯○只有斐君子四字反覆言之一有斐耳必切磋琢磨而後得之蓋若是其難也○次章言有斐而及於充耳琇瑩蓋風人之體欲美是人者兼言其服飾之美則其人之美者愈見猶之欲刺是人者但言其服飾之美而其人之惡者亦見也○三章如圭如璧如金如錫有質可仰無氣可尋復切磋琢磨又進一層矣寬兮綽兮形容其廣大樂易已無遺矣妙在復添猗重較兮重較與寬綽似全不相蒙偏於不相蒙處想見寬綽自得之趣至於談笑戲謔何關學問而風人於此讚嘆不盡蓋有道氣象難以摸寫但可在閑處冷處無緊要處彷彿

萬一所謂頰上加三毛也。陳止齋曰古人張不廢弛屛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然使人盡樂爲巢由則堯舜之爲堯舜可知矣此篇與簡兮北門北風諸篇同意故序曰刺莊公也。一寬字便有遯世無悶確乎不拔之意使隱而不寬必來北山之誚寬則永矢勿諼矣邁軸不必強解但從寬字想出大畧而已。萬茂先曰邈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

有陸其旁有防中有流水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靄舒卷日月光華無限曠洒故曰寬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且不知世之有古今無論軒紱矣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弗告之意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孼孼庶士有朅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褧禪衣也鄭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之禪衣爲其文之大著嚴華谷謂褧衣以縠爲之荑茅之始生者蝤蠐木虫蠹木根下有之以其白而長也瓠犀瓠瓣也螓似蟬而小額廣而方蛾蚕蛾其眉細曲而長鑣馬銜汗也以朱幩飾之鑣鑣重言以見其盛猶藝藝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罛魚罟施之水中濊濊有聲也鱣色黃江東呼爲黃魚無鱗長鼻口在頷下鮪似鱣而小色青鱣鮪皆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麗於罛也葭即荻一名亂揭揭長貌庶姜姪娣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或曰媵臣也。全詩層層誇詡讚嘆而莊姜之可憫與詩人所以閔之之意不言而喻君子偕老篇亦但將宣姜誇詡讚嘆而宣姜之可醜與詩人所以醜之之意不言而喻若謂他人之

失寵不足閔也以如此之人而失寵則深可憫也他人之瀆倫不足醜也以如此之人而瀆倫則深可醜也其最賞心處乃其極傷心處耳。首章侈其家世次章艷其容貌三章則羨及其嫁時之車服儀衛四章并其鄉俗土宜媵送之美而悉稱之魚罟鱣鮪此種瑣事與碩人何與其妙難言。笑之巧不能繪也但於其倩繪之目之美不能繪也但於其盼繪之此繪美人傳神訣也。莊姜之德不必論今誦其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其言語文章亦足動人莊公見之自應回心長門寫怨長卿至此當為擱筆矣然莊公揔不知也故詩人畧而不言但言服餙容貌車馬風土之美舉莊公所易知者陳之謂卽如此亦當時希有況其他乎。此詩不獨閔莊姜兼諷莊公有如此美人而不知寵所謂登徒子但有淫行耳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序曰氓刺時也。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一曰鶻鳩一名斑鳩左傳曰鶻鳩氏司事者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以其多聲又名鳴鳩性食桑葚然過多則致醉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一名童容。此篇與谷風篇才情悉敵但谷風詞正此詩詞曲谷風怨而婉此詩悉而婉其旨微異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約次章私奔三章自嘆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齣傳奇曲白關目悉備如此醜事都費風人極力描寫色色逼真所謂化工非畫工也今或從註說謂必淫婦人自作乃能委

惡如此不知今古棄婦吟經曹子建葉錦心繡腸從旁揣摩比婦人聲口尤為酸楚況抱布貿絲車來賄遷分明是出像會真記豈有婦人自供之理。三歲為婦四句即谷風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意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即谷風以我禦窮有洸有潰意也不思其反即不思其初猶言何不回思也承上文言笑信誓來謂爾何不回思當初言笑信誓之情乎即谷風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意也亦已焉哉非絕望之詞謂汝豈遂不思乎汝而不思則亦已已矣蓋猶冀其思也鄭朱於此處皆未透。鍾伯敬曰子無良媒誰之也奔豈有媒乎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誰之也蓋貿絲春時事也此時已許之矣故又誰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真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檜栝也禹貢栝栢即此也字說檜栢葉松身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栢身葉與身皆直○此詩與泉水同意故古序皆曰思歸玩詩中並無不見答之意不知漢人何以添出○詩中皆憑空設想忽而至衛忽而垂釣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而巧笑與波光相媚忽而佩聲與舟楫相聞思力所結恍若夢寐妙甚妙甚曰遠莫致之矣又曰在左在右可見原未嘗遊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芄蘭草一名蘿摩柔弱常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鄭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按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註謂即位時年方十五六故詩曰童子以構殺急子之故爲衆所不與故序曰刺惠公也。能不我知謂其才能非我所知能不我甲謂其才能我不敢推以爲長但見其容與而舒耳直遂而肆耳帶下垂而悸耳舍此無可稱也語似呑吐而實輕薄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序曰宋襄公母歸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玄宋桓公夫人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母出則與廟絕義不可歸作詩以自止。河旣不廣宋又不遠何以不歸乎揔不說破妙妙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序曰伯兮刺時也。諼草一名鹿葱一名丹棘味甘令人好懽樂忘憂故又曰忘憂草花名宜男以懷姙

婦人佩之生男也征役勞苦之情一也出於君上之口則為閔惜出於室家之口則為怨思此詩有怨思而無閔惜故序曰刺時也思伯而苦則首疾矣首疾豈心所甘然置伯不思則又不能故寧甘心首疾耳願言卽甘心之謂當憂思之極亦欲得諼草以忘之然忘憂則忘伯矣是以不願得忘憂之草但願思伯而心病心病豈心之所願然不思愈非心之所安故寧病耳此句從焉得一轉更深。誰適爲容適字有水清石自見之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序曰有狐刺時也。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獨行而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寡婦鰥夫瞥見鍾情無所用耻故序曰刺時也彼自無裳無帶無服耳何故強預人事意在不言趣甚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木瓜楙也實如小瓜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投者施於望外之詞施于望外則雖木瓜至薄亦宜瓊琚報之以此與齊桓公再造之德出於衛之望外施者厚矣報者豈能薄乎匪報也一轉更深蓋有投有報則

其情至于報而止惟懷緐以圖報之心則尋常報施之情不足以言之矣故曰永以為好衛多難之邦未易言報惟存此圖報之意庶幾
永矢弗諼耳此意在言外想出

王風論

詩之有升有降也葢自古已然矣雖然正之降為變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亦從而言之雅之降為風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不敢從而言之也吾所謂升降因其時與勢而言之爾若夫詩之有體則非時勢所能升降者矣國風雅頌各從其體不可紊也風者風人之體至於二雅則天子之詩非復風人之體矣變雅而後雅雖已亡然風人之體未嘗廢也安得無風既有風矣而

又責之曰何不為雅則必東周諸詩盡舍其勞人思婦之體而效天子燕享朝會之體然後謂之升也可乎哉今其言曰周之西也風升為雅周之東也雅降為風天子之詩雅頌而已雅降為風是以天子之尊降為諸侯也信斯言也宜莫如文武成王矣二南作於文武之時七月作於成王之時皆西周也一為風之始一為風之終則亦可謂之降乎且所謂升降者果孰為升之而孰為降之哉以為孔子升之降之也升魯於頌降王於風

孔子不若是僭也以為詩人自為升之自為降之也幽厲亡國而升於雅平王再興而降為風詩人不若是妄也然則果孰為升之孰為降之者歟曰詩之有升降也乃正變之謂而非風雅之謂也彼王詩之降非不能為雅特不能為南耳其不能為南者何也南音和平而王則感傷南之教化及於諸侯而王之歌咏僅於畿內以其王也故不曰周以其不如西周之盛王也故不曰南是或升降之一說也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宗周謂鎬京○黍有數種赤者曰虋白者曰芑黑者曰秬一稃二米曰秠稷似黍而

小其粒紫。此詩妙在感慨無端不露正意靡靡搖搖如醉如噎描寫愁人無聊之狀如將見之周自東遷以後無忘鎬京如晉人渡江但圖苟安宋人都杭遂忘汴洛獨一行役大夫彷徨其間然知者但訝其心憂不知者尚謂其有求蓋當時人心久已與黍離相忘無復宗廟宮室之痛故不能自言其所憂何事但呼蒼天而訴之耳此何人哉四字悠然情深蓋心知致亂之人而不欲斥言也傷心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序曰刺平王也。采薇杕杜諸篇所以憫勞臣者至矣又從為之念其室家計其歸期若是其周也今行役至于不知其期天子不能代為之憫而使其家人自憫焉蓋燕勞禮廢而優恤之意薄矣故序曰刺平王也。雞棲牛羊何預行役然憂思之極觸目生情如之何勿思五字無限纏綿苟無饑渴淺而有味閨閣中人不能深知櫛風沐雨之勞所念者饑渴而已此句不言思而思已切矣。行者思家所最難堪者雨景故東山之詩四章各以零雨其濛一句為淒涼家人望遠所最無聊者暮景故此詩二章各以日之夕矣四字為慨嘆。萬茂先曰草虫殷雷思而平淡君子于役思而哀傷王化盛衰婦人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簧笙竽管中金葉翿纛也舞者所持房謂房中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敖舞位○此詩鄭簡兮篇之意漢儒續序云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云祿仕謂苟得祿仕無志於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蒲蒲柳也可為箭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水草亦曰蒲可織為箄○平

王戌申忘殺父之大仇而以立己爲德此其過不獨勤民於遠而已故序曰刺平王也。語怨而辭促矣乃不言怨而言思不怨久戍別家之苦而思家人與我同戍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事哉故謬其辭以舒乖聊又是一絫體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蓷益母草曾子言見益母而悲即此也一名充蔚耐旱草也。以耐旱之草乾

者先暵脩而長者又暵濕潤者亦暵則無往而不旱
矣故始而嘆繼而恨終則泣也我旣仳離而所遇之
人亦復艱難不淑謀生之路旣絶而憂生之痛
更深故曰何嗟及矣謂計無復之雖嗟何及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
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序曰閔周也○兎吐也吐而生也凡咀嚼之物皆九
竅兎之雌雄獨八竅故吐而生子視月而孕楚詞曰
顧兎在腹蓋謂此也兎陰狡而雉耿介故兎爰爰得
脫而雉獨罹也罦今之翻車也所以取鳥罿亦罦也

○天下事為者敗之我生之初無為無造無庸故周室雖弱而天下晏然及其亂也多為多造多庸而國非其國矣曰百罹曰百憂曰百凶言其多也善治天下者寂然若無事不善治者擾而至于多事多事則多罹矣其始以多為敗之其卒也遂至於不可為蓋欲求為昔日之弱而不可得矣故尚寐無吪欲舍而置之不聞不見也續序云桓王失信構怨連禍蓋傷其多事云爾嗟乎多事致亂小人也及至于亂則小人謝事而君子任其責矣故以兎雉為比無吪無覺無聰盖世亂已極祈死不得為此無可奈何之辭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忘父大仇則其棄族宜矣彼不知父又使其族人謂他人父至于謂他人父則流離極矣而王尚莫我顧焉豈人情也哉故序曰刺平王也古人於族類皆以葛藟為喻左傳亦謂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公室之枝葉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序曰采葛懼讒也○蕭荻也似白蒿俗謂之牛尾蒿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艾蒿屬著為綿絡蕭供祭祀艾可療疾言非無故而采也○懼讒之人一日不在君側則讒者至矣故其辭促而情迫如此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菼蘆之始生者毳衣五色皆備聊舉青赤為例耳。此刺詩也古之大夫能以其威靈氣燄震懾人心使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東周之大夫不能故陳古詩以風之亦猶陳關雎于康王晏朝之日也。聞其車聲見其衣服猶令人畏況其政治乎末章則至死不犯但相與結黃泉之誓而已蓋其嚴憚如此西漢之寗成郅都東漢之董宣周紆不是過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

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畱姓子嗟字蘇子由曰子嗟隱居丘林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而庶幾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毛傳云子國子嗟之父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毛云古未遠典籍尚多必有所稽今無從攷不敢妄從竊意子國子嗟指其名與字而言之耳末章之子即子嗟也將其來食親之之詞貽我佩玖則相得益彰矣。訓詁皆謂此詩淫者自作而指子嗟子國為女子所私之人豈有男子相竊妻妾而自敘孟姜孟弋孟庸於詩中女子私人而自敘子嗟子國於詩中乎且此女旣私子嗟又私子國矣復有他女亦私于子嗟子國而強畱之是以一女而私二男彼二男又皆擁二女而所指

為行淫之地則丘中有麻也豈不可笑哉

鄭風論

先王之作樂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illegible]季札在魯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子曰鄭聲淫子夏對魏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皆以樂言非以詩言也所謂細者謂其絲竹煩碎而無紀也陰而密也所謂淫者謂其狄成滌濫而無止也陽而散也樂由心生其始也無止其終也必至於無紀葢未有陽散而陰不密者也朱文公舉鄭風二十一篇稍涉男女

者槩謂之淫夫以男女之詞爲淫則季札所謂細者又安在乎或曰如子所言則溱洧諸詩非淫歟曰是也樂記固有之矣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而後樂器從之鄭詩非不淫也葢自武公以降膏粱成習其志荒矣故曰好濫淫志今其樂不可得聞矣而徒執詩中之字與義謂之曰此鄭聲淫也將何以服說詩者之心哉